

古往今来,录取通知书有何变化



从古至今,录取通知书的意义远超单纯通知,其所蕴含的仪式感寄托了对莘莘学子过去的肯定,未来的希冀。那么,这份承载梦想的通知书,是如何进化而来的?

通知书上主考官的资料

科举制度始于隋朝,但我国最早出现的正式的录取通知书应该在宋代。但在唐代,已出现了一种考生自己写给家人的报喜通知——泥金帖子。“泥金”手法是中国传统的高档装涂工艺,在古代,人们用金粉或金属粉制成一种金色涂料,用来装饰笺纸或调和在油漆中涂饰器物。

在唐代,进士榜单有许多别名,如“金榜”“春榜”“龙虎榜”。唐代官府只用榜单公布科举成绩,并不给考生和其家人单独寄送录取通知书。因此,不少学者认为“泥金帖子”并非真正的“录取通知书”,宋代的“金花帖子”则被视为正式版的“国家级”科举录取通知书,也叫作“榜帖”。

金花帖子长什么样?古代录取通知书所用材料颇为讲究,质地有绫绸、木、

纸等,考试等级越高,用材越讲究。根据史料记载,金花帖子是用当时泼洒金粉的顶级纸张“黄花笺”制成,“长五寸许,阔半之”,凸显金榜题名的隆重和喜庆。

宋代时地方考试录取通知书叫“金花榜子”,这是州试录取通知书。州试在州府进行,通过了才有资格参加省试、殿试。“金花榜子”写在一种木板上,但非普通木板,而是经过精细加工的。

现代录取通知书一般写的是某同学被某学校某学院某专业录取,于某日报到。而古代的录取通知书,书写内容更为复杂。“金花帖子”除了书写学子考取功名外,还特别突出记载了主考官,包括主考官的头衔、出生年月日等详细资料,甚至还有主考官祖父和父亲的名字等。主考官都要在通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。

新生名单公布在报纸上

到了明代,考生的录取通知书被称为“捷报”或“报帖”,民间则称为“喜报”。考生考中乡试或会试,郡县都会送上捷报。我们所熟知的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中举,送来的就是捷报。

在清代,首次出现了刻板印刷的录取通知书。明清时的录取通知书比较简单,直接写上考生的姓名、名次等。古代录取通知书写好后都要加盖“录取专用章”,称为“过朱”。明清时的报帖规格、尺寸更大,方便送到学子家后在厅堂升挂、张贴。

1905年,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。民国时期,

全国没有统一考试,由高等院校自由安排入学考试的时间。相比较之前的“捷报”,民国时期的录取通知书的文化意味开始形成,古色古香,但在设计上没有现代通知书花哨。那时称录取的“同学”为“君”,且开头会有“台端”字样,“台端”是古代信札中常见的对别人的敬称,这也反映了学校对学生的尊敬。

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,被录取新生的名字还可能出现在报纸上。西南交通大学曾晒出1953年的录取通知书,不少学校还会在报纸上登录取新生的名单。当年报纸上的榜单和姓名,如今成为珍贵的留念。

寄送通知书有重要仪式

在中国古代,科举考试除了有“录取通知书”,还有专门的“报榜人”送达,并安排热闹非凡的仪式。

据记载,在明清时期,送录取通知书比较隆重,各级官府会安排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。“报榜人”也叫“报录人”,民间直呼为“报子”。报榜人一般不少于三人,他们骑上高头大马,高举旌旗,带上唢呐班子,一路上鸣炮奏乐,吹吹打打,十分热闹。

因此,在古代报榜成了一份好差事,会得到一些“喜钱”。就是平民老百姓,也能排上一桌,赏些酒喝。报榜人都是俸禄低微或者没有俸禄的衙役,他们报榜讨赏,无孔不入,人称“喜虫儿”。

中榜者收到榜帖或喜报后,一般会把它张贴在厅堂中最显眼的位置,以便让来访客人进门便看到,以此光耀门庭。一些大户人家还会将录取通知书置于本族祠堂里。

时过境迁,如今恢复高考制度已40余年。作为历史的转折,1978级的新生录取通知书显得格外有意义。

一份1978年9月发出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上,学生姓名、院系专业名称和报到时间都是手写填入,白纸上只有一些黑字。当年,这样被装在小号牛皮信封里的薄薄一张纸,成为大学生们的唯一入学凭证,信封里再无其他材料或物品。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,大学录取通知书都保持着朴素的纸张状态。

近些年,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设计不仅仅是一张“通知单”,作为给大学学子的“第一印象”,录取通知书成为一种载体,增添了文化意味,饱含了学校的情怀与期许。比如,有的高校多年来坚持手写录取通知书,一些书法家也加入其中,为学子助力;一些高校则采用古代书籍的印刷形式,以竖排字来撰写内容;还有的大学通知书里夹了一份手工制作的校园内的树叶标本等。(解放日报)

古代落榜生的正能量



古代科考被称为“古代版高考”。古人也多有落榜生,但许多落榜生落榜后,没有消沉颓废,而是砥砺前行,取得了不凡的成就,充满了正能量。

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,考中进士才有官做,而进士的录取率却很低。据统计,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,共录取10万余名进士,平均每年录取进士76人。唐代科举每年一次,进士大致录取数十人,中唐以后固定在三十人左右。唐代史学家杜佑《通典·选举三》称:“其进士,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,明经倍之,得第者十一二。”据宋代马端临在《文献通考》中的记载:唐玄宗时期每年通过科举考试被录取的进士平均不到27人。按照唐代地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推算,能考中进士的,大致相当于现在各省高考前三名。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唐代张继的这首《枫桥夜泊》可谓家喻户晓。不过,很多人并不晓得,这首诗是张继在科举落榜后,与朋友到苏州旅游期间写成的。作者心境落寞,夜宿于寒山寺旁的客船,听到悠悠传来的钟声,激起了心中无限的怀乡之情。这首诗为张继赢得了千古诗名,也催发出诗人强劲的积极能量,后来终于在天宝十二年(753年)考中进士,至大历中,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升任洪州(今南昌市)盐铁判官。

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少年聪慧,14岁考中秀才,之后曾三次赴考,均失意而归。他静静地思考了自己的未来,决定放弃继续科考,立志从医。李时珍走遍大江南北,阅读医书无数,用了近30年时间,完成了不朽的医药巨著《本草纲目》,为后人研究中草药打开了一扇窗户,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经历与李时珍很相似。他也是少年成名,9岁能作文,10岁时就写出了千余字的《乞醮论》。但是,他的科考之路困顿蹉跎,考一次落榜一次,连续考了8次,次次都与功名无缘。第8次落第之后,他便徙居嘉定(今属上海市),开始读书论道,招徒讲学,并致力于散文的创作。他的散文平实质朴、感人至深,一生著有《震川文集》40卷,被后人称赞为“明文第一”。他的名篇《项脊轩志》被今人收入高中课本,传颂至今。

清代小说奇才蒲松龄,19岁应童子试,成绩名列前茅。后来考举人时也是屡试不中。一次次的失意和打击,不仅没有使他一蹶不振,反而促使他更加发奋苦读,常常深入民间搜集素材,创作出了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筹,刺贪刺虐入木三分”的讽刺小说巨制《聊斋志异》。蒲松龄在晚年写下的座右铭,可称是他的励志心曲:“有志者,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。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

当下高考失利后,经常会选择复读来年重考。古代科举落榜生也不乏有在屡试不第的情境下再次奋起,并蟾宫折桂,成功逆袭的案例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北宋文学家曾巩18岁那年,和弟弟曾晬参加了礼部的科举考试,不幸落榜。回到家乡后,有人作诗讽刺他们:“三年一度举场开,落第曾家两秀才。有似檐间双燕子,一双飞去一双来。”顶住冷言冷语,5年后曾巩再次赴京应试。可惜依然名落孙山。无比郁闷的曾巩,给在京城做官的江西老乡欧阳修写了一份时务政论。欧阳修读后拍案叫绝,并有“昆仑倾黄河,渺漫盈百川”之叹。欧阳修的赞叹在无形中提升了曾巩的知名度。38岁那年,曾巩又一次进京应试,考官正是欧阳修。这一年,他与其弟曾牟、曾布,还有苏轼、苏辙兄弟同登进士第。

一次高考失利并不代表失去了整个人生。只要有坚韧的毅力,持之以恒,找准定位,落榜不落志,就能书写下属于自己的人生精彩。

(山西新闻网)